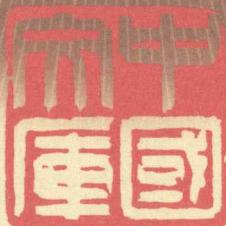


中国文库
·文学类·

湖畔社诗选

刘 纳 编选



中国出版集团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文库
文学类

湖畔社诗选

刘 纳 编选

中国出版集团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畔社诗选/刘纳编选.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中国文库)

ISBN 978 - 7 - 02 - 008532 - 3

I . ①湖… II . ①刘… III . ①新诗 - 诗集 - 中国 - 现代
IV . ①I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6032 号

责任编辑: 王培元

整体设计: 翁 涌 李 梅

责任印制: 王铁生

湖畔社诗选

Hupanshe Shixuan

刘 纳 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375

字数: 191 千字 印数: 1 - 500

ISBN 978 - 7 - 02 - 008532 - 3

定价: 33.50 元

“中国文库”出版前言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 20 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这些著作，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的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 20 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我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登高望远、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披沙拣金、露钞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作中来。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分列于 6 个类别，即：(1) 哲学社会科学类

(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作);(2)史学类(通史及专史);(3)文学类(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4)艺术类(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著作);(5)科技文化类(科技史、科技人物传记、科普读物等);(6)综合·普及类(教育、大众文化、少儿读物和工具书等)。计划出版约1000种,分辑出版。自2004年以来,已先后出版四辑,每辑约100种,分精平装两类。2011年时值辛亥革命100周年,特将“中国文库”第五辑作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特辑推出,主要收选民国时期原创性人文社科类名著。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版式有所调整,大多数品种则保留了原有版式。一套文库,千种书籍,庄谐雅俗有异,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况且,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读者在摄取知识、欣赏作品的同时,还能看到各个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

“中国文库”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基础,并邀约其他数十家出版机构参与,共襄盛举。书目由“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审定,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营。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领导同志担任顾问,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高质量地进行下去。

“中国文库”,顾名思义,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立支持和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这项事业就一定能持续地进行下去,并将不断地发扬光大。

“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

“中国文库·第五辑”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友先 邬书林 刘 晟 杜导正 李从军 李东生 杨牧之
宋木文 柳斌杰 徐惟诚 龚心瀚 蔡名照

主 任 聂震宁

副主任 刘伯根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殿利 王大可 王兴康 马五一 王明舟 王瑞书 孙月沐
刘晓明 肖启明 李 岩 李 峰 李声笑 吴尚之 罗争玉
徐 岩 吴 斌 吴江江 宋焕起 宋一夫 陈庆辉 林国夫
贺圣遂 贺耀敏 祝君波 陶 弊 郭义强 黄书元 常汝吉
龚 莉 斯立华 樊希安 潘凯雄

“中国文库·第五辑”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 刘伯根

副主任 张贤明

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殿利 刘晓东 李红强 李 昝 汪家明 林 阳

莫蕴慧 徐 俊 管士光 袁永清

编辑组

乔先彪 唐 俭 何 奎 杜 宇 董 易

印制组

王铁生 兰本立 陆南宸 何 奎 杜 宇

中国文库

(第五辑)

【哲学社科类】

- 孙中山著作选编 陈铮选编 中华书局
黄兴集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 中华书局
宋教仁集 陈旭麓主编 中华书局
廖仲恺集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中华书局
朱执信集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 ... 中华书局
中国政治思想史 陶希圣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民国政制史 钱端升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民国政党史 谢彬撰 章伯锋整理 中华书局
经学历史 皮锡瑞著 周予同注释 中华书局
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著 朱维铮校订 中华书局
新唯识论 熊十力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逻辑 金岳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科学与玄学 罗家伦著 商务印书馆
中国古代经济史稿 李剑农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经济史 汪敬虞主编 人民出版社
中国交通史 白寿彝著 团结出版社
中国经济原论 王亚南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国经济思想史 唐庆增著 商务印书馆
财政学 何廉、李锐著 商务印书馆
货币与银行 杨端六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刑法学 蔡枢衡著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乡土中国 费孝通著 人民出版社
文化人类学 林惠祥著 商务印书馆
优生概论 潘光旦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西洋文化史纲要
雷海宗撰 王敦书整理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西学东渐记 容闳著 徐凤石 恽铁樵等译
钟叔河导读、标点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中国现代语法 王力著 商务印书馆
语言学史概要 岑麟祥编著 岑运强评注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蔡元培教育论著选 高平叔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陶行知教育论著选 董宝良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报学史 戈公振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陆费逵文选 陆费逵著 中华书局
张元济论出版 张元济著 张人凤 宋丽荣选编 商务印书馆
韬奋文录新编 邹韬奋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史学类】

- 国故论衡 章太炎撰 庞俊 郭诚永疏证 中华书局
国史大纲 钱穆著 商务印书馆
通史新义 何炳松著 商务印书馆
台湾通史 连横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武昌革命史 曹亚伯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辛亥革命与袁世凯 黎澍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北洋军阀史 来新夏等著 东方出版中心
中国国民党史稿 邹鲁编著 东方出版中心
中华民国外交史 张忠绂编著 华文出版社
西洋史 陈衡哲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欧化东渐史 张星烺著 商务印书馆
清末立宪史 高放著 华文出版社

【文学类】

- 秋瑾诗文选注 郭延礼 郭棻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邹容集 张梅编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陈天华集 刘晴波 彭国兴编 饶怀民补订 湖南人民出版社
于右任诗词选 杨中州选注 河南文艺出版社
南社诗选 林东海 宋红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鸳鸯蝴蝶派作品选 范伯群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学研究会小说选 李葆琰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创造社作品选 刘纳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太阳社小说选 李松睿 吴晓东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湖畔社诗选 刘纳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浅草 - 沉钟社作品选 张铁荣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语丝》作品选 张梁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未名社作品选 黄开发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月派诗选 蓝棣之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象征派诗选	孙玉石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感觉派小说选	严家炎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现代派诗选	蓝棣之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论语派作品选	庄钟庆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派小说选	吴福辉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东北作家群小说选	王培元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七月派作品选	吴子敏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西南联大文学作品选	李光荣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九叶派诗选	蓝棣之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荷花淀派小说选	冯健男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山药蛋派作品选	高捷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红楼梦辨	俞平伯著	商务印书馆
中国诗史	陆侃如、冯沅君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中国文学发展史	刘大杰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艺术类】

万木草堂论艺	康有为著	荣宝斋出版社
中国绘画史	潘天寿著	团结出版社
中国绘画理论	傅抱石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中国雕塑艺术史	王子云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中国陶瓷史	吴仁敬 辛安潮著	团结出版社
中国戏剧史	徐慕云著	东方出版中心
洪深戏剧论文集	洪深著	东方出版中心
焦菊隐戏剧论文集	焦菊隐著	华文出版社
中国古代乐论选辑	吴钊 伊鸿书 赵宽仁 古宗智 吉联杭编	人民音乐出版社
素月楼联语	张伯驹编著	华文出版社
中国书法理论体系	熊秉明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夏衍电影论文集	夏衍著	东方出版中心
银幕形象创造	赵丹著 赵青整理	东方出版中心

【科技文化类】

自然辩证法在中国	龚育之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科学家谈 21 世纪	李四光等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		
陈方正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中国医学史 陈邦贤著 团结出版社
化学史通考 丁绪贤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科学概论 王星拱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竺可桢科普创作选集 竺可桢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综合普及类】

书林清话 叶德辉著 华文出版社
文坛五十年 曹聚仁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
胡适 蔡元培 王云五等编 商务印书馆
佛教常识问答 赵朴初著 华文出版社
词心笺评 邵祖平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西湖与新潮 蒋梦麟著 东方出版社

前　　言

关于 20 世纪 20 年代前期的湖畔诗社，其成员之一的冯雪峰在三十多年后说明，这个诗社“实际上是不能算作一个有组织的文学团体的。只可以说是当时几个爱好文学的青年的友爱结合”。^①

冯雪峰回忆：

1921 年，当时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汪静之已经有诗作在刊物上发表，这引起了那时也正在热心于新诗写作的修人的注意。修人那时在上海中国棉业银行做职员，大约 1922 年初他开始同静之通信，接着由静之介绍也就同漠华和我通信，那时漠华和我也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读书。这样，1922 年 3 月底，当修人有几天春假的时候，就来杭州同我们一起在西湖各处游玩了一个星期，并且就在他住的清华旅馆里，由他发动，主要的也是由他编选，从我们四人习作的诗稿里挑出一些诗来，编成一集，名为“湖畔”，由他带回上海，准备找一个书店出版，以作我们这次会晤的一个纪念的。但没有书店肯出版，于是即由修人出资自印，于 4 月间出版了，“湖畔诗社”的名义就是为了自印出版而用上去的，当时并没有要结成一个诗社的意思。但我们中间的友谊却也有进无退，而且不久我们的圈子还扩大了一些，如魏

^① 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选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 9 月第 1 版。

金枝、谢旦如（澹如）、楼建南（适夷）等，也都是这个圈子里里面的人了。1923年8月间，仍由修人出资自印的《春的歌集》，其中收的是修人、漠华和我三人的诗，即作为“湖畔诗集”第二集；并且作为第三集，准备出版魏金枝的诗集《过客》（因缺乏印费，后来未曾出版）；谢旦如自印的《苜蓿花》（1925年），是作为第四集的。^①

本书所收作品即选自《湖畔》、《春的歌集》、《苜蓿花》和汪静之出版于1922年9月的个人诗集《蕙的风》。

“湖畔”的几个年轻人“友爱结合”，出版诗集时，恰是茅盾后来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所回顾的“青年的文学团体和小型的文艺定期刊蓬勃滋生的时代”。茅盾据当年《小说月报》收到的刊物或通讯，列出了1922—1925年间全国各地的近百社团和刊物，并从文学史角度评价其意义：“这几年的杂乱而且也好像有点浪费的团体活动和小型刊物的出版，就好比是尼罗河的大泛滥，跟着来的是大群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们在那狂猛的文学大活动的洪水中已经练得一副好身手，他们的出现使得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顿然有声有色！”茅盾开列的社团和刊物中不包括“湖畔”。如冯雪峰日后所说，湖畔诗社“不能算作一个有组织的文学团体”，也没出过定期刊物。而对于“湖畔”的四个以及后来加入的几个青年来说，其意义不仅在于“练得一副好身手”，从而日后有怎样的作为，更在于他们在“文学大活动的洪水中”获得了自由表达的契机。

那是一个属于文学又属于青春的时代，青春与文学联系在了一起，绝大多数知识青年都成为文学青年，成为“诗的人”。就

① 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选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9月第1版。

在四个青年聚集于西子湖畔期间，汪静之写的一首诗题为《诗的人》：

假如我是个诗的人，
一个“诗”做成的人，
那末我愿意踏遍世界，
经我踏遍的都变成诗的了。

汪静之所说的诗是新诗，他和他的诗友们成为新诗“做成的人”。

只有新诗，才能使“湖畔”的几位年轻人在体验青春、体验友情的同时，体验话语解放的快感。

胡适称五四时期的新诗运动为“诗体的大解放”^①，即“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而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②对于诗的形成的“不拘”拆解了以往中国诗的词语方式与意义之间的稳固契合，也冲破了中国古代诗歌以感时书愤、陈古刺今、述怀明志、抒悲遣愁、怀旧思人、送春感秋、说禅慕逸……为中心的情感圈。

湖畔诗人参与了“诗体大解放”的“新诗运动”——写诗这一个人行为在 20 世纪第一个十年后期至 20 年代初期确有理由被称之为“运动”。诗体解放了怎样？胡适写道：“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思想，方才能跑到诗里去。”^③年轻的湖畔诗人确实做到了“不拘”：“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而在做到“不拘”式的“解放”之后，他们的诗“丰富”了吗？“精密”了吗？“高深”了吗？“复

^{①②③} 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 295 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5 年版。

杂”了吗？——并没有。

湖畔诗人自由而随意地写着。由于不拘于“怎么写”，“写什么”也可以不拘了。于是，“经我踏遍的都变成诗的了”。他们把精神的自由和诗的自由等同于随意，而随意又被等同于即兴。

湖畔诗人拆去了诗与生活的界限，他们以既柔弱又广博的同情感受身旁的事物，捕捉即兴一闪的感觉：关怀那“不息地动着”的“雨后的蚯蚓的生命”（冯雪峰《雨后的蚯蚓》）；理解那“又纤又弱的柳条儿”（应修人《新柳》）；请求那“不和善的蚊子呀，/请饶赦我罢，/我们都是伴侣呢。”（汪静之《孤傲的小草·之三》）他们随时、随地、随意地将即兴的观察与感受形之于诗。例如：“我送一个橘子给撑篙的小弟弟；/他笑着掷到舱下，/又从舱里取起来/笑着剥着吃了。/再送一个给摇橹的老婆婆；/伊郑重地说：‘多谢，多谢！’”应修人这首题为《送橘子》的诗后注明是1922年2月5日写于“太湖渡船里”。例如，也在1922年2月，汪静之写下几首小诗：“躲避着强蛮的风/翻在叶底下的娇小的鸟呵。”（《忍气》）“对着镜中的我，/似乎有无限心曲，/想倾心相吐而不能呀。”（《心曲》）“朝阳里骄傲地愤怒地放着奇香的花呵。”（《欣羨》）

在近九十年之后阅读湖畔诗社的作品，我们难免会发出疑问：这些也能算作诗吗？而在这几个年轻人写作的当时，人们已经发出类似疑问——疑问并非专就“湖畔”而发，而是普遍地质疑自胡适开始“尝试”的新诗写作。中国古代诗人和诗评家不必探究诗存在的意义和理由，不必追究什么是诗，什么不是诗。中国诗的基本句法规则与清浊平仄的格律限制使人能够一望而知地判断是诗还是非诗，只须区分诗艺高下。而当新诗抛弃了两千年诗歌经验积累而形成的业已熟烂的形式，随之而来的便是对诗之本体的追问。康白情写于新诗初创时期的《新

诗底我见》便“劈头一个问题，诗究竟是什么？”^①这是当时比较长又比较系统的旨在界定“诗”和“新诗”的论文，但是，康文对诗的界定既不具操作性，也并不能缓解人们对“诗究竟是什么”的困惑。

年轻的湖畔诗人则不去思考和探讨“诗究竟是什么”。汪静之在《蕙的风·自序》中告白：“花儿一番番地开，喜欢开就开了，那顾得人们有没有鼻子去嗅？”“婴儿‘咿嘻咿嘻’地笑，‘咕嗫咕嗫’地哭；我也像这般随意地放情地歌着：这只不过是一种浪动罢了。”汪静之是在宣布：我自由了，诗也自由了，不必管“诗究竟是什么”，想怎样写就怎样写吧。胡适在为《蕙的风》所作“序”中说：“也许有人不承认这些诗是诗。”胡适写下一段日后几乎成为经典的辩护词：“况且我们受旧诗词影响深一点的人，带上了旧眼镜来看新诗，更容易陷入成见的错误。我自己常常承认是一个缠过脚的妇人，虽然努力放脚，恐怕终究不能恢复那‘天足’的原形了。我现在看着这些彻底解放的少年诗人，就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脚的妇人望着那些真正天足的女孩子跳来跳去，妒在心里，喜在心头。”此后，“真正天足的女孩子”成为对湖畔诗人的经典比喻，这一比喻的指向包括诗的形式和诗的内容两个方面。

在湖畔诗人写作和发表诗作的当时，他们受到的批评集中于诗的内容，集中于道德，并且集中于汪静之的作品。《蕙的风》出版仅两个月之后，胡梦华发表《读了〈蕙的风〉以后》^②，给汪诗扣了“堕落”、“轻薄”的帽子，加了“挑拨人们的肉欲”的罪名。接着又发表了关于《蕙的风》和道德问题的论辩文章《悲

① 康白情《新诗底我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324页。

② 胡梦华《读了〈蕙的风〉以后》，《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10月24日。

哀的青年——答章鸿熙君》^①、《读了〈蕙的风〉以后之辩护》^②。胡梦华当时是南京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学生，年仅十九岁。朱自清在为《蕙的风》所作“序”中称汪静之“确是二十岁的一个活泼泼的小孩子”，那么，胡梦华该算更“小”的“小孩子”。一个小孩对另一个小孩的批评竟引发新文学界的重要人物起而为被批评者辩护。

鲁迅作《反对“含泪”的批评家》，对于胡梦华的批评“不以为然”。鲁迅并不了解胡梦华，因而文中有“我不知道胡君可曾过了五十岁”的话。鲁迅写道：“胡君因为《蕙的风》里有一句‘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便科以和《金瓶梅》一样的罪：这是锻炼周纳的。”周作人、宗白华等也著文为《蕙的风》辩护，而“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这句诗成为了日后人们评论汪静之及其他湖畔诗人的符码性依据。

周作人揄扬《蕙的风》的文章题名为《情诗》。该文确立内容重于诗艺的评价标准：“我们对于情诗，当先看其性质如何，再论其艺术如何。”他的结论是：“静之的情诗即使艺术的价值不一样，但是可以相信没有‘不道德的嫌疑’。”“旧道德上的不道德，正是情诗的精神。”后来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往往将汪静之及其他湖畔诗人作品定位于“情诗”。

《蕙的风》确收入不少情诗。那大多是青春期美丽而伤感的单恋，其温柔，其清澈，其坦直，因以新式白话表达而呈现出鲜活感。《过伊家门外》因有一句“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而被或贬或褒地从道德角度热议，而胡适尤为赞赏《月夜》最后一节：“我那次关不住了，/就写封爱的结晶的信给伊。/但我不敢

① 胡梦华《悲哀的青年——答章鸿熙君》，《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11月3日。

② 胡梦华《读了〈蕙的风〉以后之辩护》，《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11月18—20日。